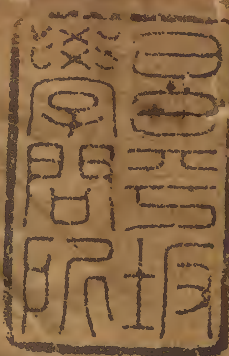


四書勸學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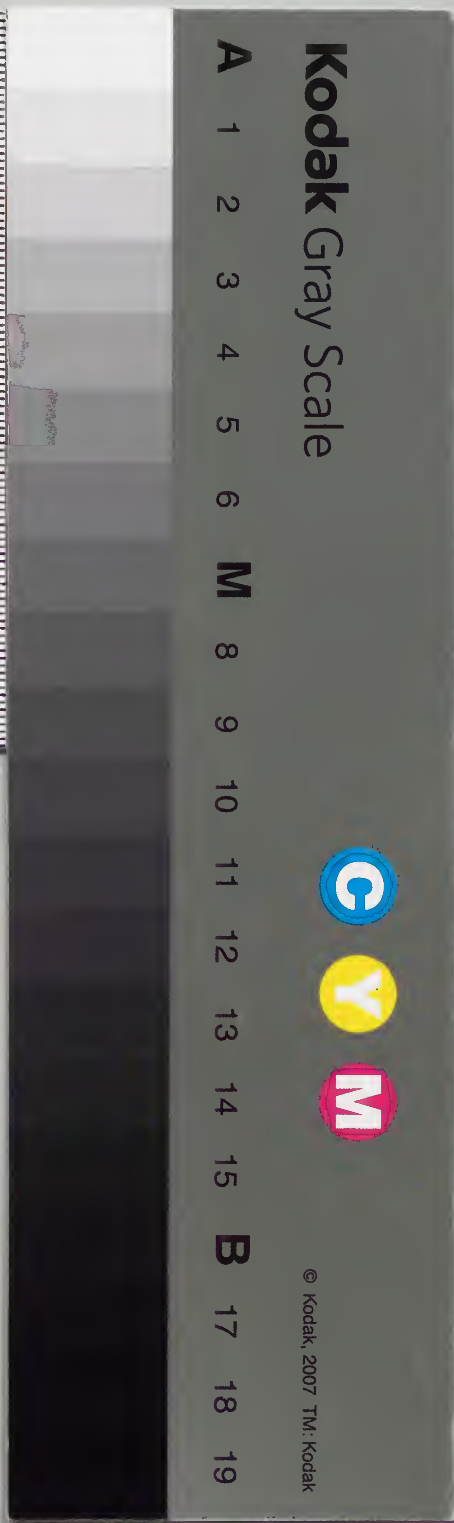
庸三



漢書門			
八	二	九	〇
三	一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庫	架	函	冊
八	六	二	五
三	〇	〇	〇
架	函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5
冊數	30 (3)
函號	277 178



四書問

四書勸學錄

古岡謝廷龍卧雲輯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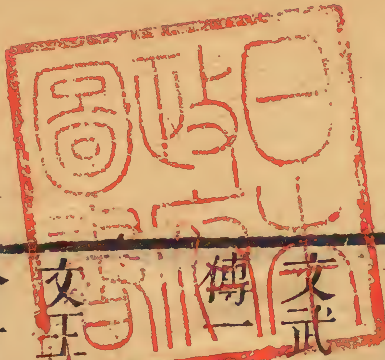
無憂卷二

無憂章

文武周公為昭代謨烈顯承可紀之盛實千古危微精一不顯之
傳一家而三著其聖中庸之統聚于周矣 王邁人

無憂節

文王以服事而卒蒙讒謗當時幾不免矣一身禍福之故樂天知
命者宜有以輕之也獨所疑者一身之故可輕累世之故必不可
輕其托重則思彌艱乃不謂文于一身無患于累世更無患也文



王以孔邇而無解毒痛當時有餘痛矣天下安危之責艱貞正志者尙有以分之也獨所疑者天下之責可分家庭之責萬無可分其任專則心彌苦乃不謂文于天下無愧于家庭更無愧也

王邁

聖人憂在天下不在一已下文作述之事雖在一家其功德則及于人者使文王一身上無可承之業下無可繼之功則國家治亂生民休戚所關重矣豈能無憂以前作後述爲無憂斷指功德及人上說不但天倫樂事已也觀下文可知

仇滄柱

憂是憂行事之難成不是憂國家之興衰 乎字難詞見得聖人之憂難解未敢遽謂王季武王之作述便能解故許之須擬議

下文專言子述則知無憂亦專因子述而發作述二句須分賓主當云有作無述亦未能無憂而文王則不獨有父作又有子述也下面分明並言武周之述而此止言以武王爲子者蓋以有武王之述而後有周公之述則述總是武王之功猶作之尙有太王而非王季則太王之緒不及于文王故作總是王季之功也子述句兼武王自述與并使周公共述意方密

胡大靈

子述一邊

古未聞有以聖開聖者乃季獨得之文而文又得之武古未聞有以聖繼聖者乃文獨得之季而武又得之文溯岐豐之家世季臣

道之終也武君道之始也周家一王之事業至文而始分考西土
之締造終其勤之績者文之服事也肇永清之烈者文之有二也
周家累代之盛事至文而始合

羅世濟

處勾吳之讓而以友稱際殷商之衰而以順著若王季者可不謂
之賢父乎訪道于人則惟禹之心受命于天則于湯之績若武王
者可不謂之聖子乎

李安溪

太丁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辛乙元祀伐余無之戎王命季
歷為牧師

通鑑前編

祖乙三十年周公季歷朝王賜地二十里玉十穀馬十疋竹書紀
年王命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

其功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

大紀

竹書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沈約註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
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此不
可信昔周公作詩不諱混夸美里之事故于太王曰肆不殄厥愠
于文王曰肆戎疾不殄若季歷死于塞庫其禍大矣何以無一言
及之觀皇矣之詩所以稱王季者曰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則知其
必無塞庫之事矣

周理衷

其勃興始事之際世德作求蓋不欲以僥倖之圖啓後世無厭之
福所為示孫謀以正也而文王之所懼而不能釋然者至此而可
以無憾矣其鋪張揚厲之間慙德不諱蓋不欲持守文之論開天

下窺避之端所為以天道自處也而文王之所懼而不能晏然者至此而可以無虞矣

陳大士

天子舜以頑父不肖子而憂之其憂之者所以彰其大德而曲以成其揖讓之事于文王以賢父聖子而樂之其樂之者所以厚其元氣而久以延其歷數之傳

陳大士

父作于前文王有以承其美子述于後又王有以開其先兼道統治法言曹攄云文王誕登道岍父則克明克類以作之子則敬勝義勝以述之文王聿求厥成父則克長克君以作之子則作君作師以述之二句中大有所實事在非安然享福謂之無憂也

張惕菴

舜不作于叟禹不作于鯀而文特作于父以王季視文王若天欲

生文王而先生王季者所以開文王也朱不能述堯均不能述舜而文獨述于子以武王視文王若天既生文王而復生武王者所以紹文王也

陳介眉

作曰王季而不及太王親之之辭也親之而曰無憂則前此者可知而承前者又可知也述曰武王而不及周公尊之之辭也尊之而曰無憂則後此者可知而啓後者又可知也

趙衍

父作于前子述于後文若以功德歸之祖宗而已不敢居又以光大聽之子孫而已無庸預

趙衍

此章明中庸之道含有一時字在內文王恰值無憂之時如父作于前則可無憂于前而不必更作于前子述于後則可無憂于後

而不必更述于後此文王之時中庸之道當如是也使文王不肯以無憂自安早有所創作續述于當日則戎衣之舉不俟武王制作之事不俟周公矣豈復合中庸之道乎故文王當無憂之遇而能善處之此其所以為文王之事也此其所以為文王之盡道也

李代山雲

道以得時為中武得征伐之時周公得制作之時文之無憂非征伐制作之時也三聖之事一以時而已矣

續緒節

譬之文錦三王經之武王遂從而緯之譬之治絲三王綜之武王遂從而理之

陳大士

續道統之緒太王帝遷明德王季帝度其心文王順帝之則武王則以丹書訪道洪範陳疇者續之續治法之緒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修和有夏武王則以仁如麟趾法本周官者續之

曹慎

續緒二字自包括武王一生之事其十三年以前十三年以後之事都是續緒下文不過單就易侯而王一邊說耳專以一戎衣以下說續緒固不可拋却又似不是

自得錄

前有太王則作之者不獨王季矣并以起下追王 續緒句嘗另截講壹戎衣以下方言伐紂事若以易侯而王作續緒正意不惟看武王有陰圖天下之心且視太王王季文王竟若操懿

父子世濟其惡矣其說斷乎難通

天下之大生民衣食之衆山川社稷之靈不可以一日而無主紂
于是日焉絕武卽于是日焉接

楊子常

章句本書傳言一着戎衣以伐紂舊註鄭氏云戎兵也衣讀如
殷以武王十一年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着戎衣不得
稱一戎衣故以衣爲殷此誤解觀政于商之語以觀政爲觀兵
故有周師再舉之說程子謂觀兵必無此理當依章句

一戎衣謂武王自着之也若周之將士則用兵固不止于一矣

廣期

以至仁而伐至不仁雖周親之多不足以維垂盡之勢以大聖而

毆大惡雖如林之旅不足以繫倒戈之心 伸大義于殘賊之取
而其心素信于人揚神武于獨夫之誅而其德有光于古聲名洋
溢多方多士鼓舞之嘉樂之蓋雖商之子孫非果于忘其親者猶
先時而遜荒當時而裸將其名之顯可知已也聲名具達匹夫匹
婦對揚之謳歌之蓋雖商之臣庶非果于忘其君者猶君子以迎
其君子小人以迎其小人其名之顯可知已也

張元

偏就殷多士多方君子小人鼓舞權忻言之武王之得人心妙
從對面照出

其尊爲天子也則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矣其富有四海也則東西
南北無思不服矣由是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則宗廟饗之矣穆穆

皇皇宜君宜王則子孫保之矣

楊慈

受命節

孫氏泌謂文王之崩武王已八十三矣明年即君位又明年服畢觀兵孟津又三年克殷有天下年八十有七明年有疾弗豫周公作金縢又五年王崩年九十三在王位七年也此亦惑于偽書之說以求合于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之數不知金仁山嘗極辨之曰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乃理所必不然者陳澧亦云聖人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所謂好事者爲之詞而不究其理讀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閻百詩曰不若周

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曰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當于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庶幾近之

撫餘說

散財發粟之餘悉由商家之舊而未聞有立政之書從容以揚其大烈即在列爵分土之後略舉新朝之治而未聞有周官之命詳悉以播爲大猷

王澐維

受命句是上下節過脉引起周公非仍論武王也前輩以服事殷立論謂關合子述非題旨

王學舒

仁孝之事先王所自有雖其自有可崇廣也位盛者道取美備勢高者施取遐流期于無所不極以滿幽明上下之意已矣制作之

事先王所未有雖其未有可義起也可以矧置矧置之可以更設更設之期于有以見異以明新代之深恩已矣 事有所繫之而後重繫之文武則無專己之嫌功有所歸而得安歸之文武則有不忘之思 章大力

武之功卽武之德而武之德亦卽文之德周公仰而思文武之所爲德其德必其心之所求乃所求者何也上求乎己之爲子孫并下求乎人之爲子孫德意之無疆有可四達而旁皇者雖業所隆亦勢所裕也公處其勢之旣裕而汲汲乎起而行其心若才智之淺深豈足爲公慮者乎惟公仰而思文武之德之所爲成其未成必其事之所少乃所少者何也服事之節文亦不少于爲人臣大

定之猷武亦不少于爲人君德澤之爲昭有未釋念于幾微者非力不加亦時不逮也公處其時之旣逮而兢兢焉出而圖其事若身名之顧忌又豈足爲公難者乎 王邁人

成德自須照追王上祀推己及人上說然文武之德亦當有別武王末年受命于祭祀之典只是舉其大綱而未及精詳周文王終身臣節本無侈崇先代之思只是周公曲體親心善繼善述耳

臣子無爵君父之文則子而爵其父孫而爵其祖皆嫌乎予己以權而使其父與祖俱受予奪之法君父亦無以卑臨尊之義故死者可稱天以謚之則遠者亦可以稱天以爵之皆歸于以天道行

事而使其父與祖俱全于至尊之分 周公以文王雖未身王而身已備于王事王公伊濯維豐之垣此有聲之所為頌也然則今之始王者實文王也而其追王者則固文之祖與禰也况太王雖已遠而身已肇乎王迹居岐之陽實始剪商此闕宮之所為頌也然則追王之者雖子孫也而其宜王者則固自在太王王季也章大力

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畧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理道上生來為萬世不易之大法不獨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親也呂

武王既伐紂即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見大傳此云周公不同者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鄭康成

武王時已追王觀禮大傳武王牧野克殷即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及書金縢先稱三王可見其曰周公追王者以武王未受命制作之事一出于公故即屬之公耳祀先公以天子禮夏商亦然追王則經無明文商亦嘗追王始祖故商頌稱契曰元王而未嘗追王三代追王太王王季乃周所獨也任翼聖

書泰誓稱文考武成乃稱文王逸周書言一月甲子八殷乙丑復于軍二月辛亥告于天宗上帝祀太王王季文王是追王在克商後一月大傳亦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在牧野

既事設奠牧室之下公羊乃謂文王受命爲虞芮質成之年馬
遷言文王改正朔追尊太王王季妄矣

夏殷不追王周獨追王此爲化而裁之之義文王受命而不王太
王王季未受命而追王此爲光而大之之義自三昭三穆推之
先公多在祧毀之列而三年一祫則天子之禮必不同于西伯詩
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言殷之祫先公而今自組紺而上實視
殷相土所謂監前代而精之也抑自三昭三穆推之先公亦間在
七廟之列而四時常祭則天子之禮直已同于追王詩曰禴祀烝
嘗于公先王此言周之祭先公凡自后稷而下胥視太王王季所
謂引遠祖而近之也

儲六雅

註云組紺以上至后稷襲鄭註而錯者后稷雖不在追王中然七
世主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爲先公將稱此廟爲先王
廟乎抑先公廟乎况后稷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爲元王封商武成
稱爲我先王建邦啟土是也故周頌先王先公註先公自組紺以
上至于不窋並無后稷知禮者審之

毛西河

李氏謂文王追王后稷說固無據然國語明云昔我先王后稷
則不得以先公目之矣

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史記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子理不合漢世妻敬傳自稷
以下十餘世而公劉避桀居豳則知自公劉以前世數之失傳

周語

已多矣十五王之說或但舉其中賢聖之君乎 十五王者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渝公非高圉亞圉組紺亶父季歷文王也

斯禮達乎諸侯降自天子而天下無不行禮之國矣達乎大夫降自諸侯而天下無不行禮之家矣及士庶人降自大夫而天下無不行禮之人矣 追崇其先祖者子道之盡也下達乎庶人者君道之立也其始也體文武以孝事先人之意其繼也廣文武以孝治天下之心善繼善述于茲見矣 茅鹿門

太王王季有號而無謚則禮殺于文王蓋王迹之所由起于大統之所由集者不同先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略于太王王季蓋世近

而功德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此可見禮制之盡善處 徐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自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故云達

葬死者之事也在死者之心以得其分爲安則在生者送終之心以使死者之心安爲厚矣故父爵崇于子者固從其崇而父爵卑于子者雖從其卑而不爲屈也祭生者之事也在親存而以祿養也隨分可以盡其歡則在親亡而以祿養也亦隨分可以伸其孝思之情矣故子爵崇于父者固從其崇而子爵卑于父者雖以卑饗而不爲落也即大夫士例之而上乎大夫下乎士者可知矣 王

斯禮承上祀而言貫至祭以大夫而止葬禮只與祭禮相形不宜
平列至喪禮則又因祭禮而及之總見周公盡倫盡制皆所以成
文武之德

集解

父為大夫子為士則葬以三月稱有家也而祭之則禮惟三鼎樂
為二佾雖禴祭也而君子不以為隘父為士子為大夫則葬以踰
月明有位也而祭之則禮用五鼎樂用四佾雖備物也而君子不
以為濫蓋葬從其爵反始也貽死者以安也祭從其祿致愛也伸
生者之情也

錢鶴灘

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禮相世焉必不肯降而自卑庶人而

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焉必不敢引而自尊然則周公之所
以別嫌疑也必于大夫士矣故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子世為大
夫者而後可也使父為大夫而子則士焉則葬以大夫之禮而祭
以士之禮何者爵隆則葬從而隆大夫卒于其官有加禮焉非故
引而進之也祿薄則祭從而薄士得考其大夫有常食焉非故禴
而用之也葬以士祭以士父子世為士者而後可也使父為士而
子則大夫焉則葬以士之禮而祭以大夫之禮何者死者之爵命
于君君在斯為之臣而非敢以賤事其親也生者之祿出于子父
在斯為之子而非敢以所貴事其父也

湯若士

夏商庶士即起家為卿大夫不為祖父追立廟則猶祭以庶士耳

四書章句
中庸卷三
三
故上祀之下達自周始 任翼聖

葬則從父明父之素也祭則從子伸子之志也近則尙其尊號此則祭從子之意遠則隆其郊祀此亦葬從父之意而爵止于身見古無世卿專政之柄祿推于先見古有崛起自奮之材 鄧履中葬用死者之爵前古已然不須周公制作以上祀推之重祭用生者之祿 張惕菴

王制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孔疏引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 周理衷

不言庶人制禮皆以士起故曰禮不下庶人 張惕菴

諸父昆弟之喪其分祿者其情疎故期之喪達乎大夫父母之喪其恩深者其服重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蓋服有降絕貴貴也所以曲而殺也服無貴賤親親也所以經而等也 葬祭之禮協乎義喪服之禮準乎情 錢鶴灘

王祀告成之日凡在衣冠之倫者莫不希冀恩澤以榮其先而不得之于葬者猶得之于祭則士大夫之願酬而我文武之願亦酬大禮頒行之後凡在含生之屬者皆欲援舉義例以崇其本而不盡得之于葬祭者猶盡得之于喪則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心各遂而我文武之心亦遂何也達故也 繆昌期

期之喪是旁期孫為祖期不絕不降夏商以上卽旁期不降也 任

父在為母期十有五月而禫統稱三年以本服言蓋服降而哀不降也 仕翼聖

三年之喪父母及嫡子并妻也 鄭康成

艾東鄉云本文既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矣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不幾重複乎蓋三年之喪不獨父母也嫡孫為祖為長子為妻天子達于庶人一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日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故復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段註未明解混之則非矣予緣是而考三年之喪不僅嫡孫為祖也凡為繼母為慈母為養母庶子為嫡母及承重孫為祖與繼嗣為人後者皆

然至于為長子為妻亦三年或周時有然者乎 徐山琢

達孝章

舜之孝上通乎天命武周之孝下通乎人心 任翼聖

大孝以天道言惟舜為盡倫達孝以人道言惟武周為盡制天人兩字是兩章書中眼目而一結受命一結治國皆與天人二字相稱量

達孝節

孝為庸行之首而天下之人無不得與于斯也故以孝子而為天子者聖人不第稱之以孝而大名焉以天子而為孝子者聖人亦不第稱之以孝而達名焉 董湛思

盛德承先夫固聚萬國之精神以獻之祖考矣而仁孝誠敬之精
意不獨流于對越駭奔且以通于經綸參贊使天下率親率祖皆
得以報罔極之恩河如其旁皇周浹而達乎無碍也大業光前夫
罔萃億兆之權洽以達乎神明矣而聰明睿智之制作不獨寄于
俎豆圭璋且以通于均平齊治使天下報本反始皆得以悖骨肉
之誼何如其淪濡沾渥而達于無外也 葉秉敬

達孝與上章達字不必相連而義自相貫且人皆得以孝親人皆
得為孝子此之謂達孝 或問小註

達孝者達于上下達于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無所不通者也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 日知錄

達謂得人心所同然非已曾稱譽之謂 胡大靈

夫孝節

武周不敢以為吾之志而必曰人之志不敢以為吾之事而必曰
人之事若皇皇君相終身不得自有其一志不得自行其一事者
此意猶不為人所共維與且併不謂是親之志也而惟曰人之志
不謂是親之事也而惟曰人之事若惟予小子實無一志足合于
親心一事足當于親心者此衷猶不為人所共念與 思先人當
日為天下而有其志吾繼之亦期曲赴乎天下所欲得于親之志
已爾誰敢自謂繼之善焉思先人當日為天下而有其事吾述之
亦期大慰乎天下所欲得親之事已爾誰敢自謂述之善焉 徐樹

文王自有文王之志事雖沒世而必不肯為武周自有武周之志事在末年而必不容已要以末年豈有貪天命之心哉則其與文王之心一也故軍載木主功成追王非以文王至此時必有此志事亦以此心之可相對而無愧耳若謂文王當貫盈之日必為征代之舉是以先人必不忍為之志必不肯為之事誣先人則又不孝之大者也

羅伏龍

謂先王處今日而其志亦應有則是以後人之私聽其推測固先王之所不任受而亦武周之所不敢托武周惟自將其志之所安即以告諸服事之深心而當亦無不大快者總不使幽微寤寐予

祖宗以時怨時恫之思而繼何善與謂先王至今日而其事亦將然則是以事後之觀任其附會固先王之所不欲居而亦武周之所不敢出武周惟自行其事之所宜即以質之怙冒之先猷而諒亦無不深符者總不使祖德宗功留後人以不純不備之感而述何善與

方韓

志生於情天下之情之所安必非前人之情所不安則心周萬變而不失其常事起于理天下之理之所宜必非前人之理所不宜則道極至奇而不離乎正

胡作梅

繼述不外體親心然所謂體親心者不是以一人之私心為親心而以天下之公心為親心

四書觀學錄 中庸卷三
以已之心求合前人之志事其制作周詳不使有一物之不備
一事之缺遺致恫乎在庭陟降之思此爲善繼善述說個因時
變通已隔一層至戎衣纘緒則愈遠矣又孔穎達以武王伐紂
爲繼志而引武成子小子其承厥志爲証周公制禮爲述事而
引洛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爲証亦不必

通于上下以廟祭言上通乎祖宗下通乎子孫臣庶合郊社言上
通乎天下通乎天下之人心 任翼聖

春秋節

或謂春秋節屬時祭宗廟節屬禘祭然大全小註明以春秋節屬
敬所尊宗廟節屬愛所親若分開時祭禘祭豈時祭專主敬所尊

而禘祭專主愛所親乎二條正屬一時事修祖廟四句以其事祖

宗者言之序昭穆五項又舉其及于子孫臣庶者言之 仇滄桂

兩節只是祭之先後次叙如此以尊親分配又有分時禘大禘上
節爲禮下節爲義者皆非 時禘大禘之制必合食于太祖之廟

而所合者羣宗廟之主也此祖廟宗廟之所由分 李安溪

凡廟制外爲都宮內列羣廟廟皆南向其主在廟之室而東向
羣廟之列左爲昭右爲穆禘祭皆合于太廟北爲昭南爲穆父
子之次昭生穆穆生昭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其祧毀則昭祧祧
昭穆祧祧穆也天子三昭三穆兼二祧四親而言四親者高曾
祖祧廟也人生至見高祖而止故親之恩窮于高親之名盡于

高親之服亦止于高高以上無聞焉二祧者功德廟也昭有功德皆入東世室穆有功德皆入西世室同堂而異室主可遞增廟不別建也諸侯無二祧故止二昭二穆大夫一昭一穆祭亦及曾祖太祖天子得姓受氏諸侯始封有國大夫始爵有家所謂別子爲祖也二廟一廟祭亦及祖庶人但祭父於正寢固以辨分之崇卑亦以稱力之厚薄也孔氏曰官師一廟者諸侯之中士下士若天子之士與諸侯之上士皆立二廟 方若珽曰諸侯非無功德但諸侯嗣封奉職謹度而已若勤王戡亂則在王朝功宗元祀之列故諸侯之功歸之天子大夫之功歸于諸侯此功德一廟惟天子獨也 任翼聖曰方氏謂大夫適士俱

四親分祀二廟官師四親共廟庶人祀四親于寢然大傳云大夫于祫及其高祖則廟不及高祖可知朱子云士無太廟祭及祖考官師祭祖而無廟則官師不及曾祖庶人不及祖可知方氏謂皆祭及高曾謬也 二祧廟爲功德廟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已有其人則有其廟無其人則天子仍五廟也王肅以高祖之父祖爲二祧并始祖及四親廟爲七文武世室又在其外後人于是有九廟之名然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曾子問孔子言七廟無虛主不云九廟也高祖之父祖未必皆有功德何云觀德合文武爲九則當有九主夫子又何云七廟無虛主耶祭及高祖之說方氏蓋本程子任引大傳及朱子語駁之論

四書章句
中庸卷三
極詳確但五服之制尊卑無異祭法似不當有異程子語雖或
無據要其道理正當不妨兩存其說也

仰觀俯察之際其器猶在其人已非有所恫然深悲者而以此思
哀哀可知矣卜世卜年之久其人已往其器猶新有所穆然深思
者而以思守守可知矣

鐘伯敬

赤刀大訓等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惟大饗大喪斯用之如
顧命陳赤刀禘祫陳玉鎮春秋時祭焉得有此左傳重之以宗器
陳賂鄭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為言如尊罍
犧牢盥盛籩豆之類毛西河
古之制禮者先喪後祭喪者自有而之無祭者自無而之有武周

之祭爰曰裳衣者無則鬼之故常虛之以黼屨有則人之故必實
之以裳衣也古之制服者上衣下裳上者為陽下者為陰武周之
設獨曰裳衣者生前之服陽統之則先衣死後之服陰統之則先
裳也

包長明

裳衣有兩項一以衣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為魂衣而祭之蓋天子
歛衣有百二十稱大歛所餘悉授之掌祧而藏之廟中及祭則先
以上衣授尸儀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非上衣與尸所
服贖之衣則設座而祭總謂之裳今明曰裳衣但以授尸為註則
止設衣矣其于設裳何解焉

毛西河

深痛夫時之益久也愛窮于食而來享者有定品深痛夫食之益

新也味變于時而不薦者無窮期此孝子不得不動怵惕悽愴之感也今日之親卽昔時之親也吾嘗而親食今時之食非昔時之食也吾薦而親亡此孝子不得不動聽聲視形之誠也黃元會
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薦其燔炙祭統云水草之菹陸產之醢昆中之異草木之實鄭註水草之菹芹苽之屬陸產之醢蜺蜾之屬昆中蜩范之屬草木之實蕨芡榛栗之屬所謂時食大概指此章句羔豚四句出內則文在周官庖人內饗亦見之內饗掌王后世子割烹并煎和之事至于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以煎和褻味鬼神所不饗也羔豚八者皆煎和之事所以供王后世子之膳羞者原名膳食故四句皆有膳字與祭物無涉何得引以証所

薦之時食 王制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是庶人之薦故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又考月令天子一歲之中八次薦新若薦鮪薦麥薦黍薦含桃之類此俱薦禮不是祭禮何休云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春秋本時祭其所云薦卽薦醴薦羞之薦非薦禮名也毛西河

宗廟節

困學錄

宗廟卽祖廟可稱祖亦可稱宗

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以爲祖宗通言耳孔疏云孝經言宗祀文王于明堂此又云宗武王故知祖宗通言耳

凡廟主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羣昭皆列于

北牖下而南向羣穆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朱子

章句有事于太廟四句本祭統語李安溪先生謂子孫之序于經傳無證據只是序祖考之昭穆耳然祭統所言即證據也

左昭右穆宗廟之所以綏祖禰 已有一定不可易之制而羣昭羣穆子孫之所以繼祖禰者亦因之為一定不可易之倫是儀之肅者正所以昭其倫也不惟使昭之無所雜于穆而昭自為序者亦長幼之不相紊矣体之嚴者正所以別其分也不惟使穆之無所雜于昭而穆自為齒者亦先後之不相凌也

唐荆川

昭穆代襲有祖孫而無父子蓋祖孫世隔隔則欲其有親父子世

親親則欲其有別序之所以嚴也昭穆班分論世次而不論長幼蓋年者所受于天得之不敢上抗世者所受于祖承之不敢下奪序之所以定也

夏彝仲

廟正于上族屬于下而倫理由之以明宗昭于上情洽于下而恩義由之以篤原宗廟之起本于治神而尊尊之道彰究宗廟之禮可以治人而親親之義顯

傳夏器

言其遠者有太王之昭王季之穆而已前者可推矣言其近者有文王之昭武王之穆而已後者可推矣序之而昭不混穆穆不混昭綿綿瓜瓞振振麟趾雖繁衍而無渙散矣

金穀似

序昭穆只序生人而不序死者以廟制一定無庸再序第曰天子

諸侯自爲一宗則氏族渙散不得于宗廟間序之祭統所云群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也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廟次世次截然兩事假使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弟在兄前而子孫依之以爲序不大亂乎毛西河

阼堦子姓之班每班首必以爵尊者領之與西堦序爵者相當任翼聖云世同則親不敵貴弟或可以先兄世異則貴不敵親父不可以後子禮記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尊賢也意正如此張惕菴

周禮墓人職塋必以昭穆凡有爵者居前卿大夫次之塋于昭穆序爵祭何不可于昭穆中序爵則前後以父子昭穆爲序而于一

行中有爵在前與異姓有爵者相對斷可知也

任翼聖

祭統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疏云祭太廟則然若餘廟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俗說因此將春秋二節硬分時祫不知天子月祭太廟亦在其中既有事于太廟羣昭羣穆安得而不在耶

子孫昭穆之位在堂下東堦之東此同姓子孫之與祭而不助祭者故列于此其面皆北向而以前後爲班困學錄

所謂以前後爲班者當亦于東堦之東列左右兩行而分前後非必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也精言謂文之昭成之昭同在左而左之中自有前後武之穆康之穆同在右而右之中亦自有前後此

似于章句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語意較分明禮記大傳云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按此重在敬宗收族親親明倫不必專向祭祀昭穆制度上考索

王己山

既以同異姓分東西則序昭穆中卽寓序爵之意不必如鄭說謂同姓有爵者與公侯卿大夫齒惟無爵者列東階而序昭穆也

考明堂之位諸侯北面諸公東面牧伯男衛以次而就班外朝之法三公三槐孤卿九棘州長羣吏以次而趨位人以爲周道之貴貴如斯也而宗廟之中亦有此

汪繼昌

想其時九命七命之有嚴而貴不凌賤也執雁執羔之有別而賤不妨貴也迄今讀廣牡之詩如睹冠裳之威集焉而孰知武周當日所以示馭貴之權于廟中者固欲格我先王先公共知此品秩之無淆而卽使我文子文孫咸凜此等威之有辨也

朱介垣

爵之在平日所爲司士正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者固惟其序也而清廟所稱先之以顯相次之以多士一若班朝蒞官非禮不行序之在祀典所謂大宗伯詔其大禮小宗伯詔其小禮者固惟其爵也而方祭之會尸飲而獻有等焉尸饌而餽有等焉一若惟名與器不可以假

張曉樓

序爵辨貴賤舊註云爵者公卿大夫之爵也集註增一侯字曰

公侯卿大夫遂謂公侯指外服公侯伯子男言考諸經在周頌儼有有客振鷺一詩而尚書益稷有虞賓在位伊訓有侯甸羣后咸在武成有邦甸侯衛駿奔走召詰有王賓殺禋咸格則皆指外服諸侯然尚書周官六年五服祇一朝而周禮大行人或每年一朝或兩年三年一朝猶以為煩數非周官舊制豈有外服每年可來助祭之理周頌益稷諸經所載實不可曉而先儒註經亦但云助祭並不識是何祭如月祭時祭固必無每年可來京師十數次之理即或三年大禘五年大禘可令一至然周制朝法各服分年朝而每年應朝之服則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以時至大禘在冬月大禘在夏月將應朝之服復合東南

西北四方諸侯而共會此冬遇夏宗之一月恐亦無是事也序爵之說畢竟依舊註為安

鄭註為公卿大夫士以王國卿士言朱註云公侯卿大夫非是大饗助祭除開國建都與新君即位五服列辟總不能至安得以常祭及之

張文彬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

楊氏

楊氏于爵字義稍借序昭穆辨貴賤自合分同姓異姓一主親親一主貴貴常說不可易

王已山

躬桓異位豈是祭時之辨貴賤龜山引祭統云云斯為精棟祀

瞻先生云爾近日文家多主此說 序爵必兼呂藍田蔡虛齊
之說始爲詳盡藍田謂相維辟公諸侯之助祭也肅雍顯相濟
濟多士諸臣之助祭也虛齋謂序爵異姓也但同姓序昭穆時
恐于中亦序爵爵同則論齒此雖無據要亦自然之理合呂蔡
二說觀之較楊龜山專引祭統獻爵之說似爲曠括且文王世
子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
執芻又尸謾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大夫起士八人
餽士起百官進徹之可見凡祭時自始至終序爵處甚多合異
姓同姓皆有序爵之禮卽序事旅酌中何嘗不帶序爵君獻臣
爵但祭中一小節耳况祭統所云亦偶舉上公宗廟之祭故獻

爵時無諸侯何足該天子太廟之祭也 又異姓爵同則亦序

齒

想其時贊幣贊采之得人而賢者必使先不賢也執豆執邊之無
僭而不賢者不使先賢也迄今詠絲衣之什如親法物之咸備焉
而孰知武周當日所以昭尙賢之典于廟中者固欲緩我高曾祖
考共歆此宗祝之無慙而卽勵我子孫咸喻乎才藝之必登也 朱
介桓

爲太賢與固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所勅遺也而堂之事室之事
于是乎聽詔相焉蓋藉此來而讎讎至而肅肅者以薦牡而相祀
庶幾燕天昌後之靈其右享之也詩曰肅雍顯相謂大賢也而所

以辨之者蓋慎以重爲小賢與固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之所培養也而邊之事豆之事于是乎有司存焉蓋藉此絲衣之紕載弁之俅者以屢省而上告庶幾牛羊魚鼎之下無隕越爲也詩曰濟濟多士謂小賢也而所以辨之者亦周以詳

張曉樓

考鄉老之書登于天府貳于內史德行道藝之畢與司馬之升論定後官任官後爵秀選俊造之咸在人以爲周道之賢賢如斯也而宗廟之中亦有此

汪繼昌

凡職事仍以爵爲序如幣尊于鬯鬯尊于裸故太宰贊幣宗伯涖鬯小宰贊裸皆有一定職掌而此以序事爲辨賢者蓋平日量能授職至此各展所長是亦辨賢也

周世樟

宗廟之祭其職事不勝錄姑錄其大略凡祭之前卜人卜牲卜日筮人筮尸筮賓將祭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甸師供粢盛及蕭茅果蓏籩人掌四邊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酒正供五齊三酒醯人供五醢七菹鬱人和鬱鬯鬯人供柎鬯庖人供好羞遂人供野牲澤虞供野蔬川衡供川物太史辨職事之位次小史叙昭穆之俎籩太宰視滌濯小宗伯省牲大司樂懸樂器祭之曰雞人夜呼旦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司烜供明水明燭天府陳寶器守祧以服授尸太宰贊幣贊玉凡玉爵大宗伯涖鬯奉玉盥小宰贊裸將太僕贊牲事御僕相盥而登俎肆師表粢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舍人供篚籩烹人供太羹鉶羹司

尊彝詔酌獻太祝掌祝及號小祝贊奠及徹司士掌賜爵共王后之職事內宰贊后灌獻九嬪贊后薦籩豆內宗贊后薦加籩加豆外宗贊后薦羞盞世婦詔后之禮節內小臣徹后之俎類編序事有室事者在室有堂事者在堂亦有出入升降不一其地任翼聖

阼階之東式燕而祈百福者主酬賓也問誰揚觶而前無缺百拜之文乎則惟此幼子童孫酌言嘗而酌言獻西階之西洗腆而祝萬壽者賓酌主也問誰捧觴而進不愆三揖之容乎則惟此譽髦有造食庶幾而飲庶幾陳聖泰

主人飲福酒之時欲其惠之周于下故有旅酬之禮

其舉觶也固以服勤其導飲也亦如就養既油然生其孝弟之心復雍然習于揖遜之禮蓋至爵行無算而小子後生之襄事其旁者咸相與為踴躍焉其得承歡于長者猶其承歡于先王也此則曲體乎慈幼之深心而以錫類不匱者也張曉樓

阼階之旅仍以昭穆序西階之旅仍以爵序

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長一人衆賓無數謂之賓黨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同姓兄弟謂之主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祭之時既獻尸主人獻賓及兄弟各相獻酬然後行旅酬禮所謂獻酬者主人酌酒奉賓謂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謂之酢主人又酌酒先自飲再酌以奉賓謂之酬初主人酬賓長于西階賓受酬爵奠于席前

而不舉兄弟之後生爲最長者舉觶于阼階長者亦奠而不舉及獻酬既畢之後賓取所奠觶于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亦取所奠觶于西階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是爲旅酬于是賓弟子及兄弟之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亦先自飲如前儀所謂下爲上也賓復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復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各隨所欲無次第之數謂之無奠爵

類編

旅酬句重在下爲上三字鄉飲禮燕禮射禮俱有旅酬皆無下爲上之禮故特舉明之 主人于西階上獻賓賓受獻降獻衆賓不過二人既徧復升長賓酌以自酢然後主人復自飲再酌以酬賓俱在西階上此旅酬之始也然後主人于東階獻兄弟及衆兄弟

徧無酢無酬此時長賓有酬爵奠而未舉長兄弟無爵無以相酬故兄弟之後生一人舉觶于其長亦先自飲如酬禮然後賓取所奠觶往阼階前酬長兄弟賓卒爵酌長兄弟受賓復位然後長兄弟取子弟所舉觶往西階前酬賓禮亦如之然後長兄弟又取賓所酬爵往西階酬次賓次賓取長兄弟所酬爵往東階酬次兄弟至交錯以徧此旅酬之正也然後賓弟子舉觶于其長兄弟之弟子又舉觶于其長復如初交錯以徧則謂之無奠爵此旅酬之終也

任翼聖

上大夫之賓尸在本日天子諸侯之賓尸在明日卽所謂繹祭也旅酬于繹祭始行

任翼聖

此大祭均神惠之禮然有三節一是致爵禮一是旅酬禮一是無
奠爵禮致爵者獻而不酬旅酬者但一酬而不至無奠俗以旅酬
無奠爲一禮固已謬矣若註以賓與兄弟兩家子弟各舉觶以代
父兄行酬謂之下爲上謂之逮賤又大錯者兄弟子弟未嘗爲父
兄代行觶也據禮行旅酬禮時兄弟子先舉觶于其長不過導飲
耳然且長皆答拜受飲使弟子復位訖于是賓自取觶酬長兄弟
兄弟亦自取觶答酬以至衆賓衆兄弟之黨彼此遍酬特不至無
奠耳則是賓與兄弟自取觶自酬而子弟且復位而受人之酬又
何曾代勞而竟以逮賤下爲上之典禮作此寬解况賓弟子舉觶
獻長長亦答拜遣復位在無奠禮前其于旅酬時并未嘗有賓弟

子也蓋所爲下爲上者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
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致爵之禮但及室中之貴者及
旅酬長衆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是逮于賤也

毛西河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雖元老如太公而且不得與細弱之邢晉
應韓齒亦惟是天潢懿親樂酒今夕以共慶祀典之成焉族黨之
間以齒爲尊故雖無官如五叔而亦得序于貴介之孟侯唐叔間
蓋猶然歲時伏臘朋酒斯饗以共行家人之禮焉

周景雲

賈如公且不敢與虞虢爲班賢如叔封不敢居蔡霍以上在開燕
固有或筵或几之殊卽稽首亦有若小若大之別蓋至酌以大斗
而黃耆台背之拜賜在下者甚幸聞此頌禱焉其得徼福于曾孫

猶其徼福于先王也此則曲體平貴老之深心而以明倫教孝者
也張曉樓

其于賓也非不序以賢而燕之所以序者意固不在此賓設矣使
工歌楚茨為歌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微齒之故胡為乎三爵斯
禮者轉而不醉無歸耶非不序以不侮而燕之所以序者意亦不
在此賓退矣使工歌行葦為歌曰酌此大斗以祈黃耆微齒之故
胡為乎膳宰為主者轉而曾孫為主耶晏斯盛

燕亦立異姓為賓而意主于養老故于昭穆中又序齒也任翼聖
詩行葦篇言序賓以賢以不侮而朱子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
之詩是宗廟祭畢之燕亦立賓賓必以異姓但此時正賓眾賓皆

已出必姑姊妹女之夫所謂父之族四者也詩湛露篇鄭箋云異
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埤雅云世子記言以異姓為賓膳宰為
主人者臣不可抗君行葦詩言曾孫為主者以尊事黃耆所以厚
之也是此燕雖立賓而意在燕毛故詩先言兄弟具邇肆筵授几
見此燕之為兄弟次乃言序賓而終言祈黃耆見賓至讓即出而
兄弟為厭厭之夜飲王親為之主不復使膳宰為主人以親之也
晏斯盛

天子諸侯賓尸在次日故本日有燕禮下大夫與士皆不賓尸
故亦有燕禮惟上大夫即于本日賓尸故無燕禮

前此岐陽百里廟猶五也天球宏璧無臧寶也藻火山龍儀未備

也邊豆穀核制未明也同姓與祭者非天潢之子孫也異姓助祭者未有振鷺之冢君與趨事之辟公也幼子童孫未瞻太廟之隆儀也黃髮壽考未能饜雝宮之景福也自武周爲之幽明上下有嘉德也無違心也先王顧而樂之喜可知也是善繼述也是達孝也
幸希閱

踐其節

小雅楚茨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
鄭箋

主祭之位有二筮日筮尸宿尸宿賓則位于門東西面視濯以後諸禮則位于堂下阼階東西面天子諸侯大夫士大段相同此所謂位卽指門外西面位及阼階東西面位而言也先王當日祭祖

時曾卽此位行禮故以爲踐其位
四書經註集證

禮卽指上宗廟之禮數項及一切裸獻升降之節言先王若爲天子亦必行是禮故以爲行其禮
四書經註集證

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王
周禮

樂卽指今日享先王之樂先王若爲天子亦必奏是樂故以爲奏其樂
四書經註集證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若預料後世之深居簡出攝行祭事而以身示訓者此節着眼尤在踐其位蓋惟履天子之位而後能繼志述事以行奏天子之禮樂敬愛天子之尊親也
姚聚中

一人主鬯不有位乎位固武王之所踐周公非敢踐也然自達孝以推則無論周公之不敢踐者曰非子位即武王之已踐者亦必曰非子位也踐其位而已因位以制禮禮亦武王之所行周公非敢行也然自達孝以推則不特周公之未敢行者謂非子禮即武王之已行者亦必謂非子禮也行其禮而已因位以作樂樂又武王之所奏周公非敢奏也然自達孝以推則不特周公之未敢奏者謂非子樂即武王之已奏者亦必謂非子樂也奏其樂而已

徐誥武

始而行朝踐之禮既而行饋食之禮既而行酌尸之禮自一獻以至九獻左右之奉璋無改黃流之玉璫依然也則武周所行行其

禮而已王出八則奏王夏之樂尸出八則奏肆夏之樂牲出八則奏昭夏之樂自聲號以逮歌徹維樅之簋業無移於樂之鐘鏞猶昔也則武周所奏奏其樂而已

尹詹吉

踐位行禮奏樂是說武周存疑謂通助祭者而言不必從

敬其所尊二句本上三句言武周制為此位禮樂所以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也

說統

何以敬所尊即此踐行奏者是率祖之義母敢褻也姑以將一念之欽崇也何以愛所親即此踐行奏者是率祖之仁誰忍忘也聊以寫一本之孺慕也

張斌

祖廟是文王所駿奔者也武王以為其所尊焉而敬之位之異制

時之異器先王且有不識者對越在天之靈其告之也以我奉文
王以文王奉先王勿敢褻焉耳宗廟文王所鑒觀者也武周以爲
其所親焉而愛之族有異氏國有異姓在子孫臣庶有不相知者
愀然如見之心其聯之也以我達子庶以子庶達文王勿敢菲焉
耳劉稚川

論其愛敬之心至于微密之處則雖以今日之尊祖配天錫類不
匱天下皆以爲尊親之已極而其心之怵惕不寧者正以前人未
會有此而不免爲文考之罪人若論其愛敬之心至于廣大光明
之處則前人之尊親以侯國今日之尊親以天下彼此皆同一尊
親之極致而其心之一私不繫者原不必謂前人未曾有此而必

求爲文王之肖子王澍

五廟之與七廟廟制雖殊而孝子思親之心自一文王當日廟享
禮儀武周親承之後特更加精密廣大耳然都是道理上合當如
此其中盡倫盡制俱以一片精忱感格流露于幽明上下之間所
尊所親屬文王可屬武周亦可致愛致敬謂武周得謂文王亦得
總在大本大原上關通不在儀文套數作兩邊回護也王己山

只說制作明備處揭起孝之至也四字方是達孝本旨時文以四
其字指先王有云如先王踐且行反將武周禮樂本原置在閒處
非是艾千子

文考之心卽爲武周之心武周之心卽爲天下之心無此心雖備

物備儀而祇以奉行故事有此心則盡倫盡制而乃以孝達天人是祖父而生存于孝子之心也豈不至哉

張禮存

孝之至與達孝一也自其盡于己而言曰至孝自其稱于天下而言曰達孝

饒雙峰

孝之至也句語氣略歇固是結上文亦隱隱激起下節語了而意不了

王己川

郊社節

所以二字極重人亦孰不知郊社是祭天地究其所以事上帝者何如孰不知宗廟是祭祖宗究其所以事先者何如游氏謂惟聖人為能享帝孝子惟能享親于所以二字道得極透

任翼聖

着意在所以字類上帝立家上古已有郊社觀七世稱三宗古已有宗廟何以歸之武周之達孝蓋夏商時禮制未備至武王周公推致愛致慤之忱事天明而事地察廣繼養追孝之念仁率祖而義率親其禮無所不備皆仁孝誠敬之至

張惕菴

人道近而天道遠故禮以儉百年之人鬼易答一日之天神難祖禍近而高曾遠故禮以念生身而報一本易祀生初而報大本難

張京江

萬物本乎天推吾孝親之心以孝于天則雖惟皇上帝直一氣之通耳人本乎祖推吾孝親之心以孝于先則雖厥初生民直一氣之續耳

李安溪

非時而類于郊者非常祀也卽春之祈穀夏之大雩秋之明堂均以祀天而惟冬至圜邱之典爲獨重位用陽位禮用陽禮樂用陽樂凡日星風雨附焉而實柴樵燎之祀胥統諸此矣其因事而宜于社者非正祭也卽遂之里社鄉之州社國之侯社均以祭地而惟夏至方澤之典惟特隆位用陰位禮用陰禮樂用陰樂凡山川百物附焉而狸沈鬻辜之祭胥統諸此矣

儲中子

北郊祭地與南郊祭天對此社字非大社王社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在籍田萬充宗謂方丘卽祭法之大社說謬

言天可統乎地言地不可統乎天而王者未嘗二視之猶之言父可統乎母言母不可統乎父而人子未嘗二視之

鍾朗

不言后土者勤勞在地不敢有其功名一歸之于天故統言事

帝

家語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註不言后土后土謂地非勾龍也孔穎達曰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

農夫紅女皆有戴履高厚之思而其氣不相屬也其理不相接也有四海者之取多用宏則其氣通之矣首庶物者之極誠无妄則其理同之矣觴酒豆肉皆有報答本始之忱而其分不可干也其鑒不可誣也皇祖后稷之克爲配則其分均之矣有道曾孫之敢告虔則其鑒臨之矣

金居敬

社祭有二祭法大社卽郊特牲所云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者曰方丘亦曰大折夏日至地祇之祭于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也又王社載芟詩序所謂籍田而祈社稷良耜詩序所謂秋報社稷者于此行焉祭土穀之神而以勾龍后稷配此庫門內右之社不與郊並稱者也蓋大社以祭率土之地祇王社以祭畿內之士穀均名為社而大小則不同耳

事祖曰事事帝亦曰事是以帝為其祖也以帝為其祖以祖為其帝可知也考與妣共稱一祖地與天亦共稱一帝是事之文不二也事之文不二事之實亦不二可知也故曰達孝也金鑑
合食不可以或數故必俟之五年以展格幽達漠之誠分薦不可以或疏故必定為時祭以著愼見優聞之意錢之燾

合食則圉陶皇僕以下各入思文之庭也分薦則古公季歷以上並專東向之尊也故自失官以後授鉞以前皆得以其先統之五年祫則聚萬國之歡而作穡作邑者咸受曾孫之報也三月舉則感四時之氣而有號兼謚者胥被瓊冕之榮也故自播種以後都豐以前皆得以其先屬之錢世熹

宗廟之禮已見上文因禘嘗而及郊社者不極于事帝則祀先猶未隆也至祭天配以后稷祭地配以姜嫄使其先皆得而事上帝矣文亦有以側入取勝者

禘祫皆大祭禘尤尊以專及始祖所出禴祀烝皆時祭嘗為大以萬物告成也須剔出一番奧衍曲折方見武周盡制之妙不則前

人已有成例踵而行之何必張皇其說哉 張惕菴

日祭止及殯宮月祭止及高曾祖考不及二祧皆各祭于其廟時
享卽所謂禘禘嘗烝上及始祖與三昭三穆春則各祭于其廟夏
秋冬則合祭于太廟所謂時禘也三年大禘則于冬烝之時合毀
廟羣廟之主于太廟而并及配享之功臣以為烝祭之特隆故謂
之大烝以功臣在焉有大朝之象故周禮又謂之朝享也五年大
禘則于夏禘之時奉始祖所自出于太廟以始祖配之毀廟親廟
分列南北惟不及功臣以為禘祭之特隆故謂之大禘以追始祖
所自出故周禮又謂之追享也祭數者致其親祭疏者致其尊 在
翼聖

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
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祫諸侯禘一植一禘一是
也趙氏言大禘据大傳之文謂以始祖配不及羣廟朱子主之然
按大傳言以祖配之則始祖以下皆曰祖包有諸祖可知黃楚望
嘗言曰始祖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所自出所以使子孫皆
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尤盛也是言深得制禘
之旨此更不可不知 顧景嶽

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乎配天固知郊社乃尊祖之極從禘嘗
推向上去耳 楊子常

四書章句
中庸卷二
天地祖宗皆事此仁之統體處事天地祖宗之愛敬比他處之愛敬為至又事天地敬多事祖宗愛多此仁之等殺處二者所謂禮中之義 胡大靈

治國兼民物仁人享帝孝子享親神此心也民亦此心也以此心而格神即以此心而格民神此心也物亦此心也以此心而感神即以此心而感物事神與治人物之理夫豈二哉 王守溪

明其禮則其心即聖人享帝之心窮神知化通乎禮樂上帝居歆者此心也黎民於變者亦此心也明其義則其心即孝子享親之心盡性至命本于孝弟祖考來格者此心也羣后德讓者亦此心也 歸震川

明乎郊社之禮則能事天如事親明乎禘嘗之義則能事親如事天吾知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而天下之民胞而物與者無一而非吾之所當仁吾之所當愛而吾之所以仁而愛之者自不容己也 諸理齋

詢明堂之禮器觀太廟之威儀天子以為不容略也舉國之人皆謂不容略也其至性所同者是質文繁簡之原也官制于斯備焉民事于斯詳焉此無他尊親之外更無經緯也溯昭格于無形想齊居于深息天子所不容己也舉國之人皆有其不容己也其不言而喻者是精神意氣之感也士從此報禮焉民從此戴德焉此無他愛敬之極無不流通也 高菴生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吾一念精禋可以返人物之始則經綸之緒何所不攝而天位以此定矣地利以此列矣孝慈以此本矣仁人享帝孝子享親吾無窮美報可以盡人子之極則制作之法何所不貫而百神以受職矣百貨以可極矣孝慈以此服矣許士柔

仁人享帝因以達其教于國凜明命而惕修悖衷着尊尊之倫所以不行其私也孝子享親因以習其法于國守書策而肅杯捲衆着親親之義所以不行其悖也張允倫

以格天之心格祖卽以格祖之心格在下之羣臣百姓則奉吾天吾祖以治其國固深于奉吾君吾相以治其國也已以格祖之心格天卽以格天之心格在下之羣臣百姓則使國人尊吾君吾相

而從其治固不如尊吾天吾祖而從其所以治也已陸次雲

天者生民物者也孝于天地而不能仁愛天地之民物者有之乎祖者生子孫育臣庶者也孝于其先而不能仁愛祖先之子孫臣庶者有之乎李安溪

兄弟同出于父母父母本兄弟末也宗族同出于祖宗祖宗本族姓末也民物同出于天地天地本民物末也故孝于父母者必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愛及兄弟孝于祖宗者必以祖宗之心爲心而愛及族姓孝于天地者必以天地之心爲心而愛及民物古之制禮者報其親逮其祖且推之而極于上帝體此之謂仁孝察此之謂聖明李安溪

吾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而莫切于仁吾身為親之所生而莫切于孝由吾身以上逆而溯焉自父母及于祖宗自祖宗及于天地無遠近幽深本呼吸相通于一氣由吾身以下順而廣焉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無親疏貴賤皆并包同體而無遺然則族姓者祖宗之嗣續也民物者天地之子孫也誠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其理一以貫之 劉大山

本天地祖宗之心以仁民愛物如樹之根深則其蔭必大如水源遠則其漚必多緣是枝葉流派與我同源本故也

本文大旨乃是承上孝之至而極言之非如胡雲峰所云上已結過此又別是一意也自事親而極之于事帝自報本而極之于反

始何一非與達孝相關故兩所以字用意致為深遠下更特與出義字禮緣義義緣孝前後脉一線串成 王已山

明乎以下不是重人能明之乃正見武周禮意之廣大精微以完孝字中之分量與首節隱隱貫輸神回氣合解此則知末句與論語問禘一章文義雖同而用意自別 王已山

上節孝之至也已結註達孝矣此又特提郊社禘嘗禮以義起咏嘆治國其精神所注不在治國也見得先王至德要道只在繼述志事敬愛尊親而一代之治典無不包舉其中是以治國印証達孝非以達孝敷求治國也

示讀如賓諸河之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之力者也 鄭

四書章句
中庸卷三
康成

治理其國其事為易猶如置物于掌中也 孔仲達

釋文示依注音寘章句是與視同然孟子兩言治天下可運諸掌又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還之掌則鄭註為是

中庸問所

弘化乙巳

